

# 漢語發展的歷史\*

周祖謨

## 一、研究語言歷史的重要意義

語言的歷史跟民族文化的歷史關係極為密切。一個民族文化的發展總是要在語言中反映出來的。過去研究歷史的人不十分注意語言的發展和人民活動之間的關係，而研究語言歷史的人又往往忽略了人民活動的歷史，因此有些連帶的問題不能得到完滿的解決。

研究語言的歷史，一方面要探求語言歷史發展的規律，用以說明現代語的現象和發展的趨向，並解決語言在使用上的實際問題；同時也豐富了普通語言學、方言學、歷史比較語言學、語義學的知識。另一方面是根據不同時期語言的發展情況來從文字語言上去理解社會的發展、人民活動的歷史，包括從生產到生活文化的各個方面，把歷史語言學和其他社會科學聯繫起來。特別是經濟史、文化史、宗教史、文學藝術史。所以研究語言的歷史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漢族有悠久的歷史文化，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字資料也極其豐富，這是世界上罕有倫比的。當前研究漢語的歷史已經成爲研究世界文化史的一部分。研究漢語歷史可憑藉的材料也最多。在歷史上，漢族與國內少數民族的交往，與東西方各國的文化交流，都有許多資料可以參考。可是有關漢語歷史的各種文獻尚未充分利用。我們必須共同努力，把漢語歷史的研究工作積極向前推進，以取得更好的成果。

語言既然是社會的產物，它跟語言的一切變動都有關係。研究語言的歷史必須結合着社會的發展、人民的歷史進行研究，這是沒有疑問的。同時我們要注意到語言的發展有其內部的自身規律。研究語言的歷史更不要忘記應當從語言的整體出發，因爲文字、語音、詞彙（包括語義）、語法之間都有聯繫，不能孤立地去研究。另外，語言的發展與修辭和邏輯思惟都有密切的關係，修辭手段的多樣性和邏輯思惟的精確性都對語言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必須把門路放寬，不能局限於一方面而忽視其他。我們要給語言歷史的研究開拓更廣濶的前途。

---

\* 本文是作者去年十一月應廣東語文學會的邀請在華南師範學院講演內容的一部分。

漢語歷史的全面研究還處於發軔前進的階段，有的部門已經有了好的成績，但還有不少的部門剛剛在開始。這裏只能粗疏簡單地說明兩三個問題，以引發大家從事研究的興趣。

## 二、漢語發展的歷史基礎

根據考古所發現的大量材料，證明遠在五十萬年以前在中國的土地上就有了人類。即以新石器時代而論，考古工作者在中國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各地都先後發現各種遺存，包括石器、陶器、骨器、獸首、蚌殼等等。石器有石斧、石刀、石鏟、網墜。陶器有甕、罐、瓶、盆、甬、甌、紡輪等；其中有紅陶、黑陶、灰陶和白陶，而且有不少是彩繪的。骨器有骨鏃、骨針、魚鈎、魚叉等等。另外還發現有穀殼、菜籽，晚期還有煉銅渣。在很多遺址中還有不少半穴式的房屋、燒陶器的窯場和公共墓地。由此可見居民已經聚居，農業、漁獵、紡織已經逐漸發達，而且晚期還有了冶銅術。這正是原始氏族社會的面貌。那時的居民就是中國人民的祖先。我們的祖先很早很早就中國的土地上生存着，並且創造自己的文化。

漢族既然有極悠久的歷史，漢語的起源一定很早。因為語言是人類互相交際的工具，沒有語言，社會就不會存在。漢語應當在遠古的時代就已經產生了。不過，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最古的當時人所留下的文字記載是商代的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商代相當於公元前十七世紀至公元前十二世紀。商代的文字已經是相當發達的文字。現在所看到的有文字的遺物大都是殷王般庚以後的東西，也就是商代晚期的東西，約距今三千多年。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就是考察商代的歷史和語言的重要材料。我們要追溯漢語最早的情況只能從商代開始。

歷史學家根據商代的文化遺存已經確定商代社會是奴隸社會。從商代遺址的發掘，我們可以知道商代已有了都城；由地下所發現的生產工具和卜辭的記載，還可以知道當時的農業和手工業都很發達，而且農業已經成為主要的生產。冶銅、陶鈎的技術和玉石骨器的雕刻藝術都相當高，並且有了曆法和掌史冊的史官。

商代的文字記載被保存下來而且數量極大的就是甲骨卜辭。卜辭是當時史官為王占卜各種事情的記錄。卜辭所記載的事情雖然有一定的局限，文辭也很簡短，但也可以使我們知道當時語言的大概情況。

甲骨卜辭自從公元一八九九年被發現以後，七八十年之間相繼出土的總有十萬片。在大量的卜辭裏，出現的詞語很多，語法也並不簡當，足見當時的語言已經相當發達。卜辭中的語法結構基本上與後代相同。例如修飾語在被修飾語的前面，主語之後是動詞，動詞之後是賓語之類，都跟後代一致。有些複雜的句法在卜辭裏也出現了，跟後代的書面語言也是基本相同的。在詞彙方面，卜辭中所出現的雖然數量不很多，但是漢語詞彙中的基本詞已經具備。如“日、月、南、北、天、帝、春、秋、風、雨、來、往”等等一直是古今通用的詞。從文字、詞彙和語法各方面來看，後代的語言文字無疑問與商

代的語言文字有直接的關係。例如下面的記載：

己巳王卜貞，□歲商受年，王占曰：吉。東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

丁酉卜貞，今春王取人五千正（征）土方，受虫（有）又（祐），三月。

乙酉卜大貞，及茲二月有大雨。

癸丑卜貞，今歲受禾。弘吉。在八月，佳（唯）王八祀。

我其已勞（祀賓），乍（作，則）帝降若，我勿已勞，乍帝降不若。

戊辰卜勞貞，登人乎（呼）往伐舌方。

甲午貞，其令多尹作王寢（寢）。

貞日有食。

這些詞句跟先秦古書中的文言都很相近。由此可以了解漢語在商代的時候已經奠定了基礎。

商代距今只有三、四千年，但語言的產生遠在有文字之前。據史書所載，商代以前是夏代，夏人和商人活動的地區主要在黃河中下游南北地帶，推想漢語的發源地就在黃河流域。商代的語言是從史前的母語發展而來的。這種母語可以稱之為“原始的漢語”。

商王為周王所滅以後，周代承繼了商代的文化，並且有了很大的發展。周人跟商人不是一個部落，這兩個部落的語言有哪些方面不同還很難說；不過，周代的銅器文字（金文）跟商代的甲骨文是前後相承的。銅器上的銘文雖然詞語古奧，但跟商代卜辭的語法結構沒有根本性的差異，周原所出的甲骨卜辭更是如此，由此推想商周兩個部落的語言應當比較接近，都跟“原始的漢語”有聯繫。

周人征服了商人以後，又征服了許多東方的部落。華夏諸族的不斷融合，也就促進了部族的形成。從西周到春秋時代（公元前12世紀至公元前5世紀）漢族的文化由黃河流域普被到長江流域。隨着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的前進，漢語也就不斷豐富起來。當時雖然有許多諸侯國家，方言不同，但經過一定時間的分歧，隨着政治、經濟、商業、交通各方面的發展，自然日趨接近，並且逐漸融合，以形成區域之間的共同語。

在春秋時代（公元前770—公元前481）黃河流域的國家統稱“諸夏”，諸夏的經濟、文化已經發展到了相當高的程度。當時是列國爭霸的時期，由於戰爭的頻繁，生產的發達，商業的興盛，各地人民的往來增劇，鄰近國家的語言會更接近，至少周、鄭、曹、許、陳、宋、魯、衛、齊這一廣袤地區有了區域的共同語。這一區域共同語到了戰國時期（公元前403—公元前221）就發展成爲黃河流域以至長江流域的共同語了。這件事實可以從春秋戰國時代的古典著作在語法、詞彙方面的基本一致性得到證明。這種共同語就是漢代以後發展爲全民共同語的基礎。

在漢語歷史的發展上值得注意的是在春秋戰國期間古漢語書面語言的規範逐步形成起來。這種書面語言也就是後代“文言”發展的基礎。如《詩經》、《左傳》、《國語》、《論語》、《孟子》、《莊子》、《戰國策》以及《楚辭》等對後代的語言和文學都產生極大的影響。這些作品和著作各有不同的修辭風格，但語法沒有很大的不同，可見當

時書面語言已經有比較一致的語法規範。這種規範不是出於人爲的，而是以當時的實際語言爲根據的。

戰國之後，經過秦代的統一，到了漢代，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封建帝國。在西漢時期，由於政治的統一和社會經濟文化的普遍發展，各地方言在語法方面會更趨於接近，漢族的共同語言應當已開始形成。這在書面上表現得最爲清楚。至於各地的口語仍然會保持許多特有的詞語，通行在一定的地區之內，那只能算是方言了。全民語言自有其一般通用的詞彙。漢族全民語言的形成，加強了漢語人民的團結，並促進了漢族文化的發展。漢以後，中國雖然不斷受到外族的侵擾，但漢語始終保持着自身的系統，並且按照自己的內部規律向前發展。

### 三、漢語歷史時期的劃分

從商代到現在，漢語已經有三、四千年的歷史，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語音、語法、詞彙三方面都會經不斷地產生過變化。這種變化與社會的前進和人的思惟的發展以及語言內部矛盾的統一有關係。

語言是社會的產物。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不斷前進，新的事物不斷出現，語言也就必須與社會的發展相適應。這件事實在詞彙和用語的遞有增加上表現得最爲突出。人的思惟是受客觀的存在而決定的。客觀的事物有了發展和變化，人的思惟也就隨之而有改進，日趨於複雜，同時語言也必然日趨於精密和完善，否則就不能很好地表達思想。語法的構詞法和造句法隨時代而有新的發展就跟人的思惟的發展有直接的關係。還有，語言的語音、詞彙、語法各方面內部都會有種種不同的矛盾，爲了解決矛盾，不能不有所改變。如語音的同化、異化、顎化，詞彙的繁衍所給予詞法、句法的影響等等，都是語言內部的改變。所以，語言總是不斷地在發展，在改進的。

語言的發展當然是相當緩慢的，不會有突然的變革。舊的不再能適應時代需要的東西逐漸消亡和新的能適應需要而又有活力的東西不斷地增加，這是語言發展的規律。漢語也正是如此。不過，漢語在長期歷史發展中根據社會的發展情況和歷史上傳流下來的文獻資料仍然可以劃分爲幾個不同的時期。比較不同時期的一些特點，會有助於理解漢語發展的規律，辨認漢語發展的趨向，解決歷史上各時期與語言有關的問題。

漢語的歷史還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根據目前我們的理解，可以初步劃分爲以下幾個時期：

#### （一）上古前期（公元前771以前）

這一時期包括商代到西周之末。前面已經說過商代文化比較高，周人伐商以後，吸取了商人的文化，在部落融合之中，漢語也就由部落語言向部族語言發展。這一時期主要的文獻有商代的卜辭，西周的銅器銘文和《尚書》的一部分。這些文字的記載幾乎都是出自史官之手。

商代的卜辭，文句簡短，而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的基本形式都與後代相同。在句法上，有敘述句、否定句，還有疑問句；既有簡單句，又有複合句。文字的形體已經從繁複的圖形向簡單的結構發展，並且趨向於定型化。使用的文字，在象形和表意文字之外兼有形聲字和假借字。足見殷商時代的語言文字已經很發達。

周人是羌族的一支，原是殷商時代的一個方國，語言未必與商人全同。西周的銅器銘文都比較長，多者達到四、五百字（如宣王時的“毛公鼎”有497字）。銘文長的大都以記言為主；如“孟鼎”、“毛公鼎”、“虢叔旅鐘”、“毛伯班殷”等幾乎全篇都是記言；而且很多銘文有韻語，如“大豐殷”、“宗周鐘”等。由此可見文字的記載已經趨於繁複。但文辭比較古奧，虛詞出現的也少。《尚書》中的《大誥》、《康誥》、《洛誥》、《多方》等篇都是周書，詞語與銅器銘文相似。這些記載所根據的語言可能是早期西土周人的語言。東周以後，春秋時代的著作就與此不同了。

## （二）上古後期（公元前770—公元219）

這個時期包括周平王東遷後春秋戰國時期和秦漢時期。這本來是前後兩個階段：東周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階段，秦漢時期是一個階段。不過，這兩個階段是漢語由部族的區域共同語發展為漢族全民語的相連的歷史過程，所以歸為一個時期。

平王東遷雒邑以後，到春秋時代，鐵器已經產生，社會生產發展得很快。列國的封建領主互相爭霸，戰爭頻繁，華夏諸族的語言必逐漸接近，而形成一種各國間共同的交際語，即所謂“雅言”。《論語》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種“雅言”可能就是以黃河中下游幾個大國的語言為基礎的。當時諸侯各國的行人專使禮聘往來，問對之際，不能不有共同語。到了春秋後期，生齒日繁，除戎狄蠻夷以外，虞夏商周舊族都已融合，通稱為中國，北方文化波及南方，長江流域漢陽諸姬和吳楚等國的語言跟黃河流域諸國的語言也必然日趨接近。加之文化不斷發展，誦習《詩》《書》的人日多，語法的規範也就逐漸趨向於一致。語法規範的一致是共同語形成的重要標誌。

到戰國時期，諸侯力征，四方之民接觸日廣，儘管各地語音和詞語不盡相同，而古漢語書面語的規範已經完全奠定。

春秋戰國之間，語言中的詞彙有了很大的發展，雙音詞之增多，最為明顯。如《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有“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等一些話，應用了很多雙音詞；在《孟子》裏雙音詞更是屢見不鮮。如“道路、倉廩、庖廚、草萊、商賈、寇讎、膏澤、雕琢、繁殖、樹藝、周旋、憂患、惻隱、窮乏”之類是漢語中產生雙音詞的一種主要方式。另外，由於農業、手工業和自然科學包括天文、地理、數學、醫學、生物學等的迅速發展，詞彙中增加了大量的新詞，漢語的詞彙也就不斷豐富起來，而且大部分的詞都為後代所承用。

在語法方面，這期間，語句已由短而長，表示不同的語意和語法意義的虛詞也多起來。特別是《論語》《孟子》把語言的虛詞記錄得最為完備，對後代的書面語言影響極大。在語音方面，各地聲音不會完全相同，但從《詩經》、屈宋辭賦以及戰國諸子中的

韻語來看，作者非一時一地之人，而押韻的部類基本一致，由此也可以證明春秋戰國時代漢語已成為中國廣大地區的區域共同語了。

這期間，在文字的使用上，音同或音近的假借字比較多，有時一個字可以代替幾個字來用。如“侍”字可以通“待”字，又可以通“恃”字。在形體上，東方各國的文字大都趨於簡易，而各有不同，秦人則用繁複的籀文，直到秦始皇滅六國，兼并天下以後，才統一文字。

戰國之後，經過秦代的統一，到了漢代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封建帝國，漢族全民語言開始形成。

秦漢這一個階段裏，文字已有了新的發展。秦代統一文字，應用小篆，同時解散篆體的隸書興起，以後又有草書。文字書寫便利，著述也就日多。爲了適應記錄語言中新起的詞彙和適當地減少同音的假借字，又逐漸產生許多新的文字。隨着全民語言的形成，書面語的規範一直向一致的道路發展。就詩文作品的押韻情形來看，大體同於春秋戰國時代，但方音隨地域而不同。

語言的變遷跟人民的活動是相聯繫着的。西漢時期的水災和新莽時候的農民大起義，都使得人民流轉播遷。這樣，在大河的南北，語言就會更進一步地趨於相近，而且有新的發展。

從文字的材料來看，漢代的口語跟史傳載記的書面語言已有不同。西漢的詔令和陸賈的《新語》以及《漢書》趙飛燕傳中一些直錄的語句都表現出當時口語的某些特點。漢代的詞彙比春秋戰國時代更加豐富，因爲通西域和佛教傳入中國，又增加了一些外來的詞語。如“師比、珊瑚、駝駝、葡萄、闕氏、浮屠、比丘、沙門、優婆塞”等等。在語法方面，如疑問代詞賓語的後置（如“莫我知”變爲“莫知我”），“是”字做爲繫詞使用等都是以前比較少見的。

### （三）中古時期（公元220—588）

這一時期包括魏晉南北朝。在這三百六十多年當中社會的變動極大。首先是東漢末年農民戰爭連年不息，豪強爭奪，干戈雲擾，河洛淮潁之間，人民逃散。其後三國、西晉，又戰亂不絕。從四世紀到六世紀之末，北方爲外族所侵擾，中國成爲南北分裂的局面，北方漢人的士族和大批流民不斷南遷，有的甚至遠徙閩廣。現在江西、廣東的客家有些就是從四世紀以後由北方遷去的，所以在語音和詞彙兩方面都有其特點。永嘉之亂以後，北方十六國紛爭擾攘，人民爲戰爭所迫脅，關洛之民或東去遼東，幽冀之人或西至秦隴，播遷不定。南北朝時，變亂不安，北人或南徙，南人或北移，往來交錯，語言不能無變化。這三百多年內正是漢語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轉變時期。

從語音上來看，這個時期與漢以前很不相同，而魏晉期間是一大轉折。前一時期入聲韻與陰聲韻關係至密，至魏晉，則與陽聲韻相承，韻部的分合也與前一時期不同。前一時期去聲字少，魏晉以後則去聲字轉多。到齊梁以後，音韻變化更大。韻有轉移，聲有分化，聲韻系統與前迥異。隋陸法言的《切韻》恰是齊梁至隋初這一期間語音系統的

代表。

這一時期內，雙音詞增加較多。由於數學、醫學等自然科學和農業生產的發展，語言中也產生了很多專門詞語；特別是受佛教的影響，外來詞語也大量增多，這是前一個時期所沒有的。

在語法方面，這一個時期內有了很大的發展，接近口語的文字表現得非常清楚。如代詞“伊、渠”的產生，被動句法的出現等等。接近口語文字的出現在書面語的發展上代表了一種新的趨向，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比較重要的作品和著作有南北朝的樂府歌辭，晉《法顯行傳》、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和一些佛經的譯文。

#### （四）近古時期（公元589—1126）

這一個時期包括隋唐五代和北宋。隋代只有三十年之久，中國由分裂而歸於統一。唐代是文化極其昌盛的時期，這時不僅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而且跟亞洲其他國家的文化有很多接觸。在語言方面，因為歷次農民起義和開墾南北漕運，人民播遷加劇，方言進一步融合，向集中方向發展。惟有閩廣距離中原較遠，方言變化不大。

在唐代中葉以後，接近口語的作品增多，演唱佛經故事的變文代表了當時北方方言的面貌。佛教宗派的禪師語錄代表了南方某些方言的面貌。這時語法上出現了一些新的形式和用語，如“把字句”、“這”、“那”、“甚麼”“恁麼”之類。從詞彙方面來看，大量的雙音詞出現，雙音詞在漢語詞彙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大，而且在唐代出現的雙音詞大部分至今仍然沿用。在語音方面，唐代的科舉取士雖然以《切韻》一系韻書為準則，但實際口語的讀音跟韻書已經不完全相同。聲母有分化，韻母有合併，聲韻的分類逐漸由多變少。

五代幾十年又是一個社會動盪的時期。宋朝建立以後，汴梁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當中，北方語音變動最大。如濁聲母變為清聲母，濁音上聲字讀為去聲。韻部減少，入聲 -k, -t 韻尾趨向於失落，或變為喉部閉塞音[ʔ]。在語法方面，動詞的形尾“了”與“着”表示時態的格式已經確立，人稱代詞複數的詞尾也在書面上出現，這些都是特點。

#### （五）近代（公元1127—1918）

這一個時期包括南宋、金、元、明、清到“五四”運動之前。北宋末年金人入侵，佔領了北方，南宋建都臨安（今浙江杭州），與金人對峙一百多年，長江以南經濟文化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由於北人流寓南方的很多，南方語言受北方話的影響自然會有新的變化。特別是城市中演唱、講史、說故事的人和“話本”、“小說”一類的口語文學作品對語言的發展影響最大。

元明清三代都建都在北京，從金元到明清用北方話寫作的文學作品，如雜劇、散曲、戲文、南曲、章回小說等等層出不窮，新的以口語為主的文學語言就有了穩固的基

礎，這樣就促使以北京話爲主的北方普通話成爲全民共同語的基礎。這種普通話從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曾被稱爲“官話”，通行的區域越來越廣。惟吳語、粵語、閩語、客家語等跟官話不同，各有特點，這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

漢語在這一個時期內詞彙又有增加。從明代中葉西方歷算地理科學知識傳入以後，直到晚清末年，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新的詞語大量出現，漢語的詞彙日益豐富起來，音譯的外來語和從日本語來的借詞很多。

在語音方面，從很早北方與南方就有不同。這一個時期內北方話聲母已不分清濁，平聲分爲陰陽兩個調類，大部分地區入聲已經消失，派入平上去三聲。如“林、深、心、三、南”等字唐以前韻尾收-m的逐漸轉爲收-n。在南方沿長江一帶入聲字收-p的開始轉爲收-k，後來入聲韻尾-k和-t兩類變爲喉塞音[ʔ]，最終以致消失。陽聲韻收-ng的很多地方讀爲收-n。

這一時期，在八百年中社會的變動很大。一方面是漢族與入侵的外族的鬪爭，另一方面是漢族人民與統治者的鬪爭，最後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制度。但由於外國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的社會又變成爲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語言隨着社會、經濟、文化的改變，又有了新的發展。

#### （六）現代（公元1919以後）

漢語的發展自“五四”運動以後轉入一個新的時期。“五四”運動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和新文化革命運動的開始。自“五四”運動以後，白話文廣泛傳播，成爲新的文體。以北方話寫成的文學作品，對漢民族全民共同語的確立起了極大的作用。隨着外國文學、哲學和科技著作的大量翻譯，在語言裏不僅吸取了不少外來的詞語，而且語法方面也有了許多變化。在構詞法上，應用了許多新的構詞成分，如“化”“性”之類；在句法上，受西文語法的影響，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表達形式。在詞義的發展上，舊日的形容詞可以兼用爲動詞，動詞兼用爲名詞，在書面語言裏，修飾語已擴展加多，文句的結構變得精密而繁複，修辭的手段結合着語法的規律，形式上更加多樣化，這些都是很明顯的現象。

新中國成立以後，確定了漢民族共同語就是以北方方言爲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爲標準音，以典範的白話文爲語法規範的普通話。漢語已成爲全國各族人民的交際工具，在國際事務中漢語的作用也越來越大。

### 四、漢語在歷史上發展的道路

從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漢語在歷史上自有其獨立發展的道路。概括來說，有以下幾個要點：

①漢族在歷史上不斷受到外族的侵擾和壓迫，在外族統治之下，漢族人民進行着不懈的鬪爭。在語言方面，漢語始終保持着自己的詞彙和語法結構，並且按照本身的發展規律而發展，外族語言絲毫不能破壞漢語的純潔性。在歷史上，鮮卑人、氐人和女真人

都會經統治過中國的北方，而且都在一百年以上，元代蒙古人也佔領過整個中國將近一百年，清代滿人入關又統治了中國二百五六十一年，但鮮卑語、氐語、女真語、蒙古語和滿語都不能打亂漢語固有的傳統，漢語自有其獨立性和穩固性，它一直是不斷地戰勝外來的干擾而發展成爲世界上極豐富的語言之一。

②語言的發展變化跟人民的活動有密切的關係，戰爭和商業以及交通等對語言改變的影響尤其大。在中國兩三千年的歷史當中，戰爭極爲頻繁。戰爭興起，迫使人民遷轉流徙，不同地區的人和睦地居住在一起，互相往來，語音詞彙必然要有改變。另外，在歷史不同時期中外族人民往往爲戰爭所裹脇，或被迫遷徙而與漢人雜居，甚且互通婚媾，共同使用漢語，語音未必切正；但久而久之，世代更迭，在民族融合中，音韻不能沒有變易。北齊時顏之推論南北語音時就曾經說過：“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這是勢所必然的。惟有地處邊鄙，聚族而居，與外界交往較少的，往往累世不變，所以閩、粵、客家多存古語古音。說到商業和交通，其對語言的影響當更多。如河、洛、淮、濟、江、漢諸水以及槽運溝洫相通之處，商估雲集，人民往來，四方輻輳，語言也必然會隨着口語的變易而有所改變。

③漢語始終是隨着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革而不斷發展的，但在長期封建社會制度之下，並沒有完全排除方言的分歧。可是通語的勢力不斷擴展，方言即使暫時分化，隨後又向統一的方向發展，這是漢語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在中國的北方大部地區都是平原，所以從很早的時候，北方方言就比較接近，逐漸形成以封建帝都所在的方言爲基礎的區域共同語。歷史上，長安、洛陽、汴京（開封）、大都（北京）都會經是都城，這些都城又都在北方，所以北方話的發展對南方方言不斷發生影響，南方的特殊方言區域也就不斷縮小，最後以北方話爲基礎的普通話終於形成。黃河流域是漢語全民語言的發祥地，而普通話是經過很長很長的時期而形成的。

④中國在長期封建社會中漢族使用的書面語言一直是文言。文言本來也是在口語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語言是不斷發展的，口語有了變化，書面却仍然使用文言，那就與口語有了距離。文言的形式儘管長期仍爲文人所使用，但不能阻止口語的詞彙和語法形式向文言中滲透。廣大人民所需要的更不是文言，而是接近口語的書面語。所以從唐代起民間的作品都傾向於用語體。宋元以後的話本、戲曲和小說幾乎都採用據口語而加工的書面語言。這種新的書面語言也就是後來所稱的“白話”。“五四”以後，白話盛行，直至現在，已成爲全民一致應用的文體了。由此來看，漢語的書面語言由文言向語體發展，這是必然的趨勢。

⑤語言中新詞不斷產生，舊詞逐漸消亡，這是語言詞彙發展的共同現象，漢語也是如此。從構詞法來說，由單音詞向複音詞發展，以致複音詞在詞彙中佔絕對優勢，這是漢語詞彙發展的總的趨勢；而且單音詞的詞義向多義方向發展之後，爲求語義的明確起見，也必須利用產生複音詞的方法來解決。例如“開”字本身是一個多義詞，具有幾個意義，在現代語中產生了“開發、開展、開動、開拓、開設、開張”等等不少的複音詞。有了這些複音詞，在使用時意義就能確定不誤。由此來看，詞彙的發展跟詞義的發展是有

關係的。

語法的發展是比較緩慢的。漢語語法的基本結構形式在上古時期已經奠定下來，而在表達思想的方式上則一步一步趨於精密。形態的變化比較少，而修飾語或限制語盡量要放在被修飾或被限制的詞語之前，詞與詞之間意義連屬的遠近就要靠詞序的先後來表現；同時，在前後詞語有相互制約關係的情況下，或用一定的助詞表明其間的關係，如“的、地、得、把、之”等等。這就是語法發展的主要情況。

至於語音，在上古時期，聲母是多一些，既有單輔音，也有複輔音(Cluster)，韻母的元音可能比較少。後來由於聲韻調的互相影響，聲韻有分化，有合併，韻尾有改變，有消失。由中古以後總的傾向是向簡單的系統發展。現在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系統為標準，聲韻調三方面都是比較整齊而且簡單的。各處的方音雖各有其特點，隨着經濟和科學文化的發展，差異必將逐漸減少以歸於統一。

漢語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也吸收了不少外來的詞語，但始終以意譯為主。最初是音譯的，末了還是被意譯所代替。“五四”運動以後，漢語語體文的語法也受到西方語言語法的一些影響，但也只能是按照漢語自身的發展規律加以適當的吸取，並不能改變舊日的系統。這些都是很清楚的事實。其他細節，在這裏就不多談了。